

獨幕喜劇

特務

德霍維契尼 合作
斯洛波德斯柯依 譯
桴 鳴

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特 務

(獨幕喜劇)

德 霍 維 契 尼 合作
斯 洛 波 德 斯 柯 依
桴 鳴 譯

東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特 務 (獨幕喜劇)

編號: 3099

作 者:	德 霍 維 契 尼 斯 洛 波 德 斯 柯 依
譯 者:	桴 鳴
出 版 者:	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東 北 總 分 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1—7,000 [兆]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特 務

——獨 幕 喜 劇——

德 霍 維 契 尼
斯 洛 波 德 斯 柯 依 合 作

人物：

羅伯特·庫柏——劇作家

斯邁利——保險公司代理員

蘭多夫·屠依德利先生——藥房老闆

愛蓮諾爾·屠依德利太太（她的愛稱是『愛麗』）

湯姆·弗林——屠依德利的合夥人

凱洛爾——弗林的未婚妻

特洛普——『情報』局的志願情報員

澤弗利·波頓——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務

直達快車的寢台車。車廂內部。舞台正面是三個包房。中間的第二號包房門敞着。包房裏有屠依德利夫婦、湯姆·弗林和凱洛爾。他們手裏都高舉着酒杯。（以後一邊喝酒，一邊吸煙）

屠依德利先生：（莊穆而激動地）弗林先生！您的伯父，我的合夥人——死啦……現在您是我的合夥人了！

『弗林和屠依德利』藥房繼續生存下去，萬歲！我們不僅歡迎你們，湯姆·弗林和您的未婚妻凱洛爾，加入我們的藥房，而且還歡迎你們加入我

們的家庭。你們可以把我——當做你們的爸爸，把我的老婆——屠依德利太太，當做你們第二個母親！萬歲！……我說的對不對，愛麗？

屠依德利太太：對的，對的！在這兩個禮拜當中，我和他們處得像自己親人一樣。小湯姆！……小凱洛爾！……

屠依德利先生：祝我們『弗林和屠依德利』藥房財源旺盛，永久繁榮！祝弗林和屠依德利兩家和睦無疆！萬歲！

喝 酒

弗林：我想說，我非常幸福。我和世界上最好的女郎，和世界上最好的合夥人，和世界上最好的合夥人的世界上最好的太太，一起回到我世界上最好的家裏去！我感動極了！我提議再喝一杯！

喝 酒

凱洛爾：（可以看出來，她已經喝了很多酒了）您好玩得很，屠依德利！（向屠依德利太太）您也很好玩！

屠依德利太太：親愛的，您用的字眼倒有點特別。可是我尊敬您的直爽。

屠依德利先生：（高舉着杯）特別在這個年頭，在周圍到處都是共產黨和特務的時候，我特別珍貴咱們

的友誼……

屠依德利太太：（緊張地擡動手帕）天呀，多末熱呀！

屠依德利先生：（趕緊轉變話題）是的！我說，謝天謝地，周圍到處都是特務，不然的話，共產黨們會把你的路都給擋死，到處都是……（向湯姆和凱洛爾坦白說）這是我們約定好了的記號：當愛麗聲明說她熱並開始擡她的手絹的時候，這就是說我說走嘴啦，需要立刻更正。（向愛麗）可是，愛麗，這裏都是自家人啊，是咱們最親近的朋友啊！……

屠依德利太太：可是這裏開着門啊，而且我也不希望因為你，再牽累上咱們的好朋友們。我知道一些人都是爲了什麼被請到湯麥斯先生的非美調查委員會裏去……

屠依德利先生：那麼咱們就把門關上唄！（關門）

第一號包房門敞開了，斯邁利走出。走到第二號包房門前，站了一會，想了想，又走向第三號包房。敲門，開門。包房裏坐着庫柏。

斯邁利：我不打擾您嗎？

庫柏：絲毫不。

斯邁利：一個人走路，不悶嗎，啊？連窗外這片美景都不能給人帶來安慰呵。簡直沒有誰，可以跟他談談心。我們認識一下吧：我是斯邁利。威廉·

普連頓·斯邁利。

庫柏：（驚駭地）羅伯特·庫柏。

斯邁利：車開得真快呵，啊？

庫柏：是的。

斯邁利：不太好！

庫柏：爲什麼？

斯邁利：危險啊。可能翻車。一下子，車箱就壓得扁扁的！不太好受吧，啊？

庫柏：現在，翻車的事，很少。不常有。

斯邁利：不常有的事，如果讓咱們攤上，那才更糟糕呢。咱們身後留下的孤兒寡妻也不會因爲這個就輕快些。

庫柏：我可不能說您是個樂天派。

斯邁利：也許。我所看到的，都是實際生活所表現的。如果人生在世，壞地方比好地方多一百倍的話，那也不能怪我。啊？……您爲什麼一個勁兒坐在窗戶旁邊。

庫柏：我喜歡大自然。

斯邁利：可是傷風感冒呢？肺炎。再轉別的病。您大病一場，結果就是死不了，也得欠一屁股債。治病需要老鼻子錢啦。您也考慮到您的親人了嗎，

啊？

庫柏：您給同路人解悶的方法倒很別緻呢。

斯邁利：是的，庫柏先生，如果您願意知道的話，這就是我的飯碗。可是我並不需要捏造什麼。我只不過給您指出了可能的未來前途。就拿您說吧。我想您是一位工程師，是吧？

庫柏：就算是吧。

斯邁利：（得意地）這就很糟糕。明天，您服務的公司，競爭失敗了，逼得縮減生產，您就得被請出大門去。可能吧？

庫柏：相當可能。

斯邁利：那好極啦。您整整悠蕩一年，沒有工作。把衣服、傢具和房子都吃光了。您有房產嗎，啊？

庫柏：沒有。

斯邁利：很好，那麼您只能悠蕩半年，絕對多不了。一年以後您就一文不名了。一年半以後，您不是餓死，就得用手槍自殺！

庫柏：這倒有趣。幸虧我不是工程師。

斯邁利：那麼您是幹什麼的呢？

庫柏：我是作家。

斯邁利：噢，您就是……那個庫柏嗎？

庫柏：（笑着）您想說：就是那個『紅色的庫柏』，『可怕的庫柏』嗎？……是，我正是那個庫柏。

斯邁利：久仰，久仰。您不是共產黨員嗎？啊？

庫柏：共產黨員？這太誇大了。我不過只是一個誠實的美國人。請您不必給我預示一堆不開心的事——我的麻煩事兒已經够多的啦。請您告訴我，斯邁利，您是對每一個路遇的人都奉承他這樣一套『美妙』的前途嗎？

斯邁利：當然，庫柏先生。這現成得很。這一點也不難。

庫柏：（冷笑地）你說的也對。咱們現在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裏：每個人都有很多可能送掉自己的小命，可是有很少方法活下去。

斯邁利：（幼稚地）可是我多少還能給人提出點補救辦法啊。

庫柏：補救辦法？什麼辦法？

斯邁利：保上險啊，庫柏先生，保上險啊！保手和腳、生命和健康、動產和不動產的險！保疾病和意外、被搶和失業的險！我們公司可以在最優越的條件下保幾十種險。您只要一死，您的親人們就有保障了。總而言之，這也不錯吧，啊？

庫柏：這麼說，您是保險公司的代理員了。

斯邁利：當然。可是我一向不立刻表明身份，因為一表明身份，大家就不聽我擺呼了。我首先在思想上鼓動好我的對象，先讓他們在思想上擺脫開塵世的紛擾，把視線移向將來。接着，我才轉上正題。這辦法想的妙吧，啊？

庫柏：這辦法挺有趣。可是您使用這個辦法沒多久吧？是不是？

斯邁利：我剛開始。一個禮拜以前我才找到了這個工作。

庫柏：您大概回美國還不久吧？

斯邁利：您猜得怎麼這樣對呀？！這就是所謂作家的觀察力？啊？是的，我剛從軍隊退伍回來。從西德回來。我是獸醫。可以說，我瞭解馬，比瞭解人，瞭解得還好。這是從小養成的。過去我們家有個農場，後來……其實，用不着跟您講為什麼後來要賣掉農場，去找地方掙工錢。啊？……後來我在鄰居家的牧畜場裏幹活。總之，一句話，我半輩子裏交織着一連串的大小失敗。現在，我回到家裏來了，可是美國政府不再管我飯吃了，我就得自己找飯碗。所以我現在死賣力氣……您

不想保個險嗎，庫柏先生？

庫柏：您自己呢？

斯邁利：我！？我保什麼險呢？

庫柏：我想建議您保監獄的險，可是在美國不能保這個險。

斯邁利：您在開玩笑嗎？啊？

庫柏：可惜，這不是玩笑，老朋友。您的話太有說服力了。說美國的生活簡直不像話——這也太接近真理了，所以……

斯邁利：說了真理還能押人嗎？咱們不是生活在自由的國家裏嗎，啊？

庫柏：您這樣想嗎？

斯邁利：（無奈）好吧。謝謝您的警告。（掏出香煙，燃起）

第二號包房門開

屠依德利太太：你看你們抽得滿屋子都是煙……

弗林：（繼續談他的話）……我最喜歡您的一點，屠依德利先生，就是——您是個好人。

屠依德利先生：我認為只有好人才能喜歡好人……乾一杯吧，弗林！

喝 酒

斯邁利：（在第三號包房裏）那麼說，您不想保險啦？

庫柏：不想。

斯邁利：好吧，咱們以後還能見面談談的。

庫柏：祝您順利。

斯邁利走出第三號包房，關上門。走向第二號包房。

斯邁利：（熟練地）我不打擾您嗎？……跟朋友們搭伴旅行，真不悶呵，啊？若是一個人走路，可真得悶死。請允許我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斯邁利。威廉·普連頓·斯邁利！……

屠依德利先生：（點頭）榮幸得很！……

凱洛爾：（醉醺醺地）來吧，進來吧！來一杯威士忌？（給自己添滿酒杯，再給斯邁利斟酒）這玩意兒對身體很有益處。我忘記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一瓶子威士忌可以頂兩茶勺砂糖！

斯邁利：謝謝。初次見面，我一定喝一杯！（一飲而盡）

弗林：（小聲對凱洛爾）凱洛爾，我注意到你太喜歡結交一些不熟識的男人了。

凱洛爾：那當然。只能結交不熟識的人。因為已經熟識了的人，就談不到結什麼交了，（一飲而盡）請你不要吃醋好啦！

斯邁利：（和善地）你們是一對愛人吧，啊？（向屠依德利先生）您到哪兒去辦事嗎，先生？

屠依德利先生：我姓屠依德利。蘭多夫·屠依德利。我

是藥舖商。不是辦什麼事。我們是兜兜風，去串門。

斯邁利：好極啦。您是自己的藥房嗎？

屠依德利先生：是的。

斯邁利：糟糕……

屠依德利先生：爲什麼？

斯邁利：怕不速之客啊！

屠依德利先生：什麼不速之客？

斯邁利：土匪啊！還沒有光顧過您嗎？啊？

屠依德利先生：（驚恐地）沒有……還沒有……

斯邁利：（頗有信心地）那末早晚的事，一定免不了！

屠依德利太太：怎麼免不了？他們來幹什麼？

斯邁利：（微微笑着）來買強心劑啊，太太，來買強心劑！他們夜裏來敲門，買強心劑，等您把他們放進屋裏來，去拿藥的時候，他們就把手槍往櫃台上一放，讓你們趕緊乖乖地把錢櫃抬出來。五分鐘以後，連人帶錢就都沒影兒啦。你們的強心劑就得留給自己喝了。這事兒很平常吧，啊？

屠依德利太太：是的，是的，蘭多夫。報紙上報過這類事兒。

屠依德利先生：兒戲！警察管幹什麼的！？

斯邁利：警察？警察管跟他們分贓。

弗林：當然，這一點每一個小孩都知道……

凱洛爾：好啦，够啦！你們怎麼這樣愛講吉祥話呢？

……（向斯邁利）跳跳舞吧？湯姆給咱們用梳子伴奏
個舞曲……

斯邁利：噯，不。我已經不是青年小伙子了，啊？而且這裏也太擠巴。我看，小姐很喜歡跳舞。這位小姐是舞蹈家吧？她身段長得這樣苗條！……

凱洛爾：（受寵若驚地）您太過獎了！我在事務局裏當辦事員。可是您猜對了，我真崇拜跳舞。

斯邁利：可惜。

凱洛爾：可惜什麼？

斯邁利：可惜您唄。這樣一位美麗的姑娘——忽然把腿摔斷了！

凱洛爾：您別胡說八道了！我為什麼要摔斷腿呢？

斯邁利：當然，您千萬可別摔斷腿，天保佑！可是有可能啊。跳得起勁，地板又滑。摔一跤，就完事大吉了！

凱洛爾：老朋友，您真是替古人擔憂！這種事，本來每個人都可能發生的。

斯邁利：就是說呀！別人可能有的是錢，治呀！可是

誰能管事務局一個小辦事員的閒事呢？您因此會失業，婚約也垮了台。以後怎麼辦呢？啊？

凱洛爾：（憂鬱地）這樣一來，以後可不樂觀。譬如說，我們事務局的莎麗·懷特，她生了病，就被擡到街上去。如果一個孤零零的女孩子被擡到大街上去，那麼她就得上街去。再也爬不上來了。（斟酒，一飲而盡）咱們國家就是這樣制度啊……（突然）去你的吧！你這個魔鬼！……

弗林：別難過，凱洛爾。（對斯邁利）您在這兒像老鴉似地呱——呱叫什麼？！看人生得樂觀一些啊！

斯邁利：那麼我說什麼呢？是得及時行樂呀！是得急着快活地過呀！誰也不知道您還能有幾天活頭呀，啊？您的自用汽車明天就可能翻車……

弗林：停住！您說的可沒邊了，朋友：我不稱自用汽車。

斯邁利：好極啦！那麼別人的汽車會從您身上軋過去。這更倒霉。不一定那位大亨把您撞倒了，然後僱一位律師，在法庭上證明他從您身上軋過去，是合乎一切交通規則的。最後，您還得賠償他一筆在您的腦袋上撞碎了的汽車燈罩的損失費……

屠依德利先生：對的，在法院裏總是有錢的人打贏官

司。

屠依德利太太：（忽然）天呀，太熱啦！……

屠依德利先生：（情緒比較緊張，沒有瞭解到這個暗示）是的，親愛的，今天的確有點暖和。我方才講到咱們的法院……

屠依德利太太：蘭多夫！我熱得都透不過氣來了。我熱，你明白嗎？熱！

屠依德利先生：（恍然大悟）噯，是，是！……一般說來，法院倒像法院樣……維護着國家人民的……

斯邁利：太太小姐們允許我抽煙嗎？（取出香煙，讓弗林和凱洛爾）

大家吸煙

屠依德利先生：（小聲向屠依德利太太）愛麗，怎麼回事？

屠依德利太太：（小聲回答）你怎麼到現在還不明白呢？

屠依德利先生：（小聲地）不明白。

屠依德利太太：（小聲地）每天都有人警告咱們不要受共產主義的煽動，可是到現在你還瞎着眼睛呢。（大聲地）斯邁利先生，我們已經猜想到您為什麼講這些話……

斯邁利：（微笑地）那好極啦，這樣我們可以更快地彼此瞭解了……

在這個時候，屠依德利先生走向弗林和凱洛爾身旁，噤了幾句話。大家好奇而恐懼地望着斯邁利。

斯邁利：（熟練地掏出鋼筆、記事本和一些表冊）好啦，從誰先開始登記啊？

屠依德利先生：（恐慌地）怎麼？您已經想把我們登記上嗎？

斯邁利：當然啦。我在這裏是幹什麼的啊，啊？

屠依德利先生：（驚慌失措地）不，不……我個人並不接近這一套。

弗林：（慌忙地）請您也不要打我們的主意！

斯邁利：請問，你們也許對我們的組織章程還不够瞭解？我可以詳細介紹給你們……

屠依德利太太：謝謝您……我們從報紙上都知道了。

斯邁利：可是，我……

凱洛爾：（打斷他的話）請您閉上嘴，若不然我們就堵上耳朵。弗林，你還死站在那裏幹什麼？……

弗林：我沒有死站着啊。我在送客人呢。（走向斯邁利，很禮貌地把他推向門外）再見！……

屠依德利先生：是的，是的，再會吧！

斯邁利：（愕然地）什麼蚊子叮了你們啦，啊？那也沒辦法，隨你們便吧……（在門口）如果你們想開了的